

浅析《雷雨》中繁漪的人物形象

陈梦瑶

宁波财经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75

[摘要]繁漪是《雷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其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通过繁漪这一人物将全篇剧情得以贯穿，更重要的是剧本通过对繁漪在周公馆家被压迫生活的描写，为我们展现出了一位可怜、可悲同时又内心不愿屈服的女性形象，并且通过这一形象很好的传达了封建思想对人毒害的这一作品主题。

[关键词]《雷雨》；繁漪；女性形象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11.1161

一、心向光明

《雷雨》中所描述的时代背景，是旧思想与新思想激烈碰撞的年代。在这个一个背景下，繁漪的一生注定是一场悲剧，她接受过最新潮的思想，手脚却被戴上了镣铐；她热爱诗文，渴望得到灵魂的自由，渴望爱情，却被黑暗绊倒，将她囚禁于名为“封建”的牢笼。在传统文化的标杆和尺度下，“温良恭俭让”依然是理想的女性形象，但凡有些自主性的女性都被视为“异类”。^①因此从她嫁入周家公馆，生下周冲的那一刻起，便走向了将她被“囚禁”的一生。繁漪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正怀春、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憧憬，渴望与自己的丈夫能够相守一生的年纪，成为周公馆的夫人。她悲惨的一生就被注定了。她必然是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她的婚姻是封建制度下的惨剧，她的一生注定是沉闷的、压抑的，是雷雨前夕的阴天。曹禺笔下描绘的繁漪，她的眉目间是忧郁的，嘴角向后略弯，总是一副不大高兴的样子，精细地描绘了繁漪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逐渐成为一个对生活丧失热情的公馆夫人。周家的女主人是被关在精致牢笼里的金丝雀，是时刻用来体现公馆体面的物件儿。

剧本通过对细节的刻画来刻画繁漪。她知道搬家的事情得从家里的下人那里知道。她被限制在楼上卧床养病，被强迫着喝药等情节，繁漪的悲剧是在周朴园的步步紧逼下导致的，也是封建社会大环境下的产物，一个渴望自由的女性却又被捆住手脚的女性，她对自由的争取终究是一场无用功，逃不脱沦为牺牲品的命运。

雷雨前夕，繁漪无时无刻不在陈述一个既定的事实——郁闷。她的丈夫周朴园时时刻刻保持着自己高高在上的姿态，摆出一副封建大家长的姿态，不择手段为自己制造一个听话乖巧的妻子，不论是因为抑郁而亡的那位未留名的有钱人家的小姐，还是如今的繁漪都只是拥有周家夫人称号的玩偶。因此，在这样阴沉、压抑的生活环境中，也让繁漪开始觉醒并试图寻求解脱的方式，这一点主要体现在背着周朴园与周萍产生的爱情上。繁漪被周萍吸引，和周萍互生情愫，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周萍的身上，喜悦冲昏了她的头脑，让她沉浸于得到了爱情，更得到了自由的梦境当中去，在周公馆这个黑暗的囚牢之中，似乎寻到了一起逃跑的人。但繁漪还算过于天真，没能看清周萍对其的感情本质，以至于陷入刚刚寻找到生命的动力却又在次被抛弃的困境之中。在作品中繁漪斥责周萍：“我已经预备好棺材，安安静静地等死，一个人偏把我救活了又不理我，撇得我枯死，慢慢地渴死。”^②

繁漪如同在沙漠中寻水的人，尽管已经失望，但是实际上从未放弃寻找，周萍的决绝也成了压死这个女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繁漪身处黑暗，四周透不进一丝光亮，清楚自己的处境，她说：“我在这个死地方，监狱似的周公馆，陪着一个阎王十八年了。”^③正是如此，她比任何一个人更加向往自由，却又没有逃脱囚笼的能力，即便松开捆绑她手脚的绳子，也只能剩下对向往光明、自由的呐喊。

二、勇敢追求

曹禺坦言繁漪是《雷雨》中最可爱的人，是最具有“雷雨”般性格的人，她敢爱敢恨，敢于为自己争取。她和周萍之间的爱情，是繁漪无边黑暗中照进的一束光，仅这一束光，便足以让繁漪疯狂，紧抓不放。繁漪在最美好的年纪与年长的周朴园结合，却没有得到她应该被回应的情感，故而痛苦、绝望，内心积郁的爱情之火随时都会被点燃，因此才会与周萍做出逾越伦理的事情，从而促成人间“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④促使她在这黑暗沉闷的周家公馆里，她拼命试图抓住那束光，以此期待能够撕破黑暗，接受光明的洗礼。

曹禺在序中提到过这样的一群女子，“她们都在阴沟里讨着生活，却心偏天样地高；热情原是一片浇不熄的火，而上帝偏偏罚她们枯干地生长在砂上。”^⑤繁漪便是这群女子中的一位，即便她生活在周家公馆，这个表面上光鲜亮丽，内里却是腐烂发臭的家庭中，她依旧心性高傲，热情如火，面对突如其来的爱情，圣光一般的爱情，让繁漪这朵即将枯萎的蔷薇，再次绽开。她本是一个绝望的人，是一具行尸走肉，但她想活着，像一个人那般活着的，爱情的出现，就是繁漪在这无边黑暗中窥见的一束光，令她活了过来，任她释放自我，享受自由，爱情是繁漪在这封闭的牢笼中，唯一的光亮。正是如此，要令一个拥抱过希望的人，再次失去它，这是不现实的，这足够逼疯一个人，造就那样偏执、尖锐、不顾一切撕开风平浪静的粉饰的繁漪。

繁漪为了逃离困住自己的樊笼，不仅献祭了自己，这座通向光明的桥梁，她也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的理由破坏这座桥，即便放弃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所需要担负起的责任，放弃她所剩不多的尊严，她曾屡次对周萍恳求，带着她一起离开或是一起留下来，她不是在为她的情人低头，她是为了自由，为了活着，是她在做逃离周公馆最后的挣扎。繁漪曾向周萍、周冲痛诉，她对周萍说：“我不是！我不是！自从

我把我的性命、名誉，交给你，我什么都不顾了。我不是他的母亲，不是，不是，我也不是周朴园的妻子。”^⑥对周冲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你的母亲，你的母亲早死了，早叫你的父亲压死了，闷死了。现在我不是你的母亲。她是见着周萍又活了的女人，他也是要一个男人真爱她，要真真活着的女人！”^⑦假若有人说她是一个被爱情蒙蔽了双眼的人，是个没有道德的人呢，不知廉耻的人，显然是不合适的。她不过是一个想让自己的灵魂和肉体都活着的人，这逼迫着她如一个初次攀登悬崖的勇士，只管向前冲，只管去触碰山顶的光，不在乎是否会为此粉身碎骨。正如裴多菲说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在这吃人的黑暗社会，爱情成了繁漪生命中的一束光，为爱痴狂的繁漪与周冲放弃爱情形成了一种对比，周冲接受着最新潮的思想，爱上四凤，说放弃就放弃，身为一名男子，他比繁漪自由得多，他除了爱情，还有事业、学业做不完的事情。而这个社会将繁漪牢牢囚在周公馆里，堵上门窗，这样的一个女人，在重燃希望时，必然是什么都做得出的，于是便有了繁漪在劝说周冲去勇敢的追求自己的所爱时，周冲的不理解，甚至认为自己的母亲是真的得病了，也凸显了封建社会环境下对女性的苛求，只接受如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严守三从四德的女人。

《雷雨》通过繁漪为爱痴狂，来表现出繁漪对真正自由的疯狂，正因此，当周萍作为繁漪在这冰冷的周公馆唯一感受到的志同道合，渴望自由，渴望冲出罪恶泥淖的人来说，是多么的可贵，以至于使得周萍成为一种执念，曾经爱的有多热烈，现在有多么的怨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爱情是繁漪追寻自由的一个借口，是溺水的人试图浮出水面呼吸，最后只是做无用功，逃不过死亡的结局。繁漪燃烧自己的生命去留住周萍，留住爱情，追寻黑暗里透进的微弱的光芒。

三、敢于反抗

“（丢弃了拘束）我叫他来的时候，我早已忘了我自己……”^⑧繁漪的身上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她的肉体被禁锢在周公馆，束缚于封建社会的吃人制度，但是她的内心却如同火焰般炙热、耀眼，在触碰到鲜活的生命时，拼尽全力去冲破黑暗，触摸光明。繁漪的描述是表面上看起来文文弱弱，是个忧郁文静的女子，但在这平静的湖面下，暗藏着怎样的涌流。繁漪一直憧憬着自由，所以当她遇见了如同太阳般照进她灰暗人生的周萍时，轻易就被周萍吸引了，被他身上那股追求自由，渴望活着的气质吸引了，为之沉沦。她与周萍相遇的那一刻起，决定了繁漪在那个雷雨天，作出的那个伟大的决定，推动了繁漪去冲破黑暗，与周朴园相抗衡，与整个社会的制度相斗争，去迎接光明，去为了自由的活着而同整个世界为敌。

品读《雷雨》中的每一位女性角色，她们的命运都是如此的曲折，但繁漪显然是不同于鲁侍萍和四凤，她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她勇于表白自己的爱意，追求自己的爱情，不屑于那些虚假的身份。在第四幕里，那样一个电闪雷鸣的雨夜，繁漪伴着轰隆的雷声，撕开了周公馆那份虚假的体面，

将体面底下藏得污垢摆在众人的面前。繁漪的疯狂，偏执，尖锐，无疑是个沉闷黑暗的社会所造成的，但正是这样鲜明的性格，使得繁漪拥有足够的勇气将周公馆的一切抖露出来，给其猛烈爆发式的一击，毫不在意那些光鲜的表面，与周公馆的决裂，也映射了誓死与这黑暗的吃人社会同归于尽的决心，彻彻底底地逃离周公馆这座监牢，去自由的呼吸，接受光的洗礼。

繁漪的反抗，在《雷雨》初期就初显端倪，她抗拒喝药，不愿上楼，不愿意看医生，她一开始也曾一次又一次的妥协，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积压，随着周萍和四凤的私奔彻底爆发出来，周萍的离开意味着繁漪永远失去爱情，失去自由。《雷雨》借繁漪告诉读者，她就是这场雷雨，这场有着预兆的雷雨，雷雨终将来临，有些东西终将被雷雨洗刷干净，尽管这将会耗尽她全部的力气，全部的生命，在沙漠中彻底枯死。

她用尽自己的一切，去挽留爱情，去迎接光明，她是《雷雨》中唯一一位同这个黑暗社会作出反抗的勇士，向所有人传递了要敢于冲破黑暗，追寻自由的光束的坚定信念。

结语

《雷雨》作为曹禺经典代表作，多年来一直广为流传。作品中塑造的繁漪这一人物形象从文学作品的角度而言是成功的，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典型化的女性形象。某种程度上而言，繁漪既是作者借以表达对封建思想的控制，又是作者借以表达光明的突破口。

参考文献

- [1]高岚.《被掩盖的原罪——社会环境下繁漪悲剧的必然性》[J].戏剧之家,2021(12):50-51.
- [2]曹禺.《雷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6页.
- [3]曹禺.《雷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 [4]尚慧桃.《格雷马斯结构主义视角下《雷雨》的表层与深层结构》[J].戏剧之家,2021,(35):11-12.
- [5]曹禺.《雷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页.
- [6]曹禺.《雷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6页.
- [7]曹禺.《雷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 [8]曹禺.《雷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作者简介:

陈梦瑶,2002.01.03,女,汉,浙江温州人,宁波财经学院象山影视学院2020级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本科生,研究兴趣:中国戏剧史,315175;

指导老师:李钢,宁波财经学院象山影视学院教师,研究兴趣为中国戏剧史。(指导老师:李钢)